













目次

詩人的宗教……………愈之譯(一)

西方的國家主義……………陳建民譯(三七)

歐行通信……………仲雲譯(七〇)

# 詩人的宗教 (The Poet's Religion)

—

文明就不過是一種「行爲的美」。文明的完成有賴於忍耐、自制、和暇豫的環境；因爲純正的禮儀就是創造，和繪畫、音樂一般的。禮儀就是聲音、姿態與運動的調和，言辭與動作的調和，品格的大方便會從這種調和裏表現出來。禮儀只是顯現出人自己，此外就沒有別的外部的作用了。

我們的需要總是很慌張，很迫促的需要。只是奔波着，騷擾着，他們是粗鹵鄙野的，需要沒有什麼餘暇，需要除了達到目的外什麼也不能忍耐。在現時，在我們的國裏，我們時常看見人們用了空的煤油箱去汲水這些煤油箱便是「失禮」的象徵了。他們是簡陋而破損的，他們對於他們的失態似乎毫不愧慙，他們除了供



實用外，一切都絕不介意。

我們的欲望的機官定下一個斷語說：我們必須有食物，有住處，有衣服，有一切的安適與便利。可是人們却又費去了多大的時光，耗用了多大的精力，和這斷語衝突，而且證明人們不只是一所堆積需要品的活棧房，在人們中間尚有所謂完成的理想，就是使內部與外部調和的那種統一的意識。

「無限」的本質並不是在於宇宙的廣度；却是在於 Advaitam，在於「統一」的神祕。世間事物佔滿了無窮的時間與無窮的空間；但是真理雖概括一切的事物，却是沒有時間與空間的：真理只是「一」。當我們的心感知了這個「一」時，無論是大的或小的，我們的心便體會了那「無限」了。而所謂「美」也就是這個「一」的調和的實現。

我們在我們的人格中都有一種愉快；這是因為從我們的人格中，我們都感

得我們自身的統一。當我把這個告人時，我的朋友便回答說，他不曾感覺這一種愉快。但我可以斷定這話是說得過當了。他因為在他外圍的事物和他內部的統一精神失其調和，因此覺得不快，這許是可能的，但上面所說的真理却因此更足以證明了。當疾病侵害我們的健康時，我們從痛苦的經驗中，分外覺得健康的意義——這健康就是我們的內部機官的統一，所以是愉快的。當人生的許多悲劇襲來時，所顯示的並不是悲哀，而是生活的永久的快樂，這種快樂受了悲劇的動搖便更加顯現了。要和別人結成完全的愛的結合，這也是我們自身的統一性的目的之一。凡是一切妨害這統一性的，結果便是造成罪惡，產生我們的卑劣的情慾，這種情慾是「有限」的表現，是我們的「分離」的表現；這種情慾是負面的，所以是 *Maya* 的。

當我們自己心中的統一的愉快表現出來時，這種表現是創造的；但當我們

因爲滿足需要而有所欲求時，那種欲求却是構造的（與創造的不同）。我們看見一隻水瓶，便會引出一個問題：『這究竟是怎樣的啊？』於是因爲這瓶的構造是適於盛水的，對於瓶的存在我們便得到了辯解了。但要是我們把這瓶當作一件美術品看待時，便不會起什麼問題了：這瓶不過是一個瓶，是不必要作什麼用的。這瓶所顯示的便是一個統一的形體，瓶內的各種不同的部分都與這統一的形體互相調和，這種調和，以一種神祕的儀態，和我們心中的統一的音樂，互奏着諧和的聲調。

## 二

我們這個世界的真理究竟是什麼呢？大堆的物體中沒有真理，無數的事物中也找不出真理，真理是在於物與物的關係的中間，這種關係是既不能數計，又不能度量，也不能化分。真理不在於物質之中，物質是無數的，真理是在於表現之

中，表現是只有一個。我們對於事物的一切的智識，都不過是知道他們對於宇宙的關係——這關係便是真理。一滴的水所表示的並不是原子的特殊的排列；這實是由原子相互調和而成的一種靈跡，從這調和中兩種原子巧合成一體。無論用何種方法來分析，都不能向我們顯示出這一種統一體的神祕。

在實際上，物體都不過是抽象的東西；我們永不能知道物體的本質是什麼，因為我們的現實的世界不容我們認知這個。便是宇宙的兩種偉大的力——向心力與離心力——我們也絕對不能認知。這些事物都是按日執役的勞工，是永不許走進創造的講堂裏去的。但是光和聲呢，却又和音樂師一般，來到我們的跟前，著着華麗的服裝，在感覺的窗前奏着良宵之曲，時常放在我們前面，引起我們注意的決不是庖廚而是酒筵；決不是宇宙的解剖圖而是宇宙的容顏。在這世間所有的是四季的環式舞；是光和影，風和水的迷藏戲；是存歿無定的人生的五色

的彩翼。這些事實的重要實不在於這些事實的存在，而在於他們的調和的言辭，這種言辭，是我們的靈魂的「國語」，用了這種言辭，這些事實才能和我們感通。

我們和這偉大的真理接觸慣了，當我們追求功利時，我們竟忘了接受這真理的款待和招請，於是我們的作品多變成非靈的，非表現的了。這便是華治華斯（Wordsworth）所訴說過的，華治華斯說：

世界對於我們是太密切了；

或先或後，或得或失，我們空費了我們的能力了：

在自然中我們所見到的委實是太少。

但是這並不是因為世界和我們混得太熟的緣故；恰巧相反，這却是因為我們不會從世界的統一性當中去觀察，這却是因為我們紛心於追求枝葉的緣故。可是假若，美和愛的大波浪一時洶湧起來，把我們昇到經驗的最高峯的時候，世

界便湧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便感通了世界的一體了。

就物質而言，物質本來是粗蠻的，是孤獨的，物質是不免互相傷害的。物質和我們的個人衝動一般，他們追求意志的無限制的自由。放任物質罷，物質便能破壞一切。但要是我們在物質的中心，豎起一面統一理想的大旗，這些叛逆的物質便會投順到這旗下來，這便是創造的顯現了——這創造便是平和，便是完成的關係的統一。我們的食慾是自私的、下劣的，食慾無所謂禮儀的意識，但要是把食慾放置在社會交際的理想之下，使成爲有禮節的、有儀式的，於是狼飲虎食一變而爲人生的日常筵席了。在人性中，性慾全然是兇殘的、個人主義的、破壞性的，但性慾一受了戀愛理想的駕馭，就化成了一種美的完成，這種戀愛的最高的表現，便是人類對於「無限」的愛的象徵了。從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創造中所表現出來的只有一個，而在相對方面，顯現宇宙的統一的完成的却有許多個。

## 三

我記得，當我幼年時，在我家花園牆旁有一排椰子樹，樹的枝條每天向着地平線上初昇的太陽，點頭致意，這樹在當時是我的伴侶，我把樹當作生活的，正和我自己一般。我知道這是出於我自己的想像，這種想像把我的周圍的世界，改造成我自己的世界——這種想像所追求的便是統一。但是我們須得考慮一下：在宇宙中間，實也有一種質素，和我自己的想像非常親切，這委實是真的，在一切孩子的天性中，常喚起造物的精神，造物用了五色絲，照他的花樣，織成創造的錦，而以此爲樂，在孩子却也有同樣的心情。這是實在的。譬如當我們前面，用兩種氣體化合成水，這樣的事情，彷彿和我們的想像是很調和的。這是 *Maya*。要是把這想像當作幻象，或者當作真實體，那都沒什麼干係。譬如當我們聽得幾根絃線顫動的聲音和別種聲音諧和時，我們便知道在這種諧音裏面已含着永遠的真實了。

這是一樣的道理。世界的本體既能和我們的想像諧和，可見這種創造的想像，在我們自己中，以及在萬有的心中，都可以說是一種普遍的真實了。華治華斯說：

我寧願

是一個浸潤外道的異教徒啊，

要是這樣呢，站在這暢懷的草場上，

我便有閃爍的火光慰我寂寞；

我便能看見卜羅透斯從海洋中起來，

我也能聽見老屈里頓吹着他的繚繞的號角。

(註)

卜羅透斯

(*Proteus*)

和屈里頓

(*Triton*)

都是海中的

神怪。

在這詩裏，詩人是說：要是我們生活在我們所想像的世界中，我們便可以減



少許多寂寞了。當這種真實於無形中因想像之力而顯現時，詩人所設想的境地才得到到達。我們時常用了廣大的活動力，造成種種想像，不是爲了功利的目的，也不是爲理性的法式，都只是爲了要接觸這個真實的想像世界。小孩子用了這種想像，創造出他自己的世界，在這世界中，他是在尋覓他自己。在我們大人中間的小孩子呢，現在也在從一切事物的幕內，尋覓那閃爍的火光當作他的永久的遊戲伴侶，而且他在尋覓從海上起來的卜羅透斯，尋覓吹繚繞的號角的屈里頓。這種遊戲伴侶是一種真實，他能從這種真實體的活動中尋得愉快，只是這種活動不能構成形體。不能給與物質的幫助，只是一種表現而已。

夢是存留着的；夢比有實質有效用的麵包都真實的多呢。譬如畫布是耐久，而有實體的東西，畫布的製成與銷售，必須經過許多機械與工場的裝置。至於布上所繪成的畫，却不是工場裏所能製造出來的，所以只是夢而已，只是 *Maya* 而

已，但是最後的真實體究竟是什麼呢？自然是畫而不是畫布了。

有一個詩人描寫秋天說：

我看見頽唐的秋天，在朦朧的晨光裏，  
對着那靜默，獨自兒悄悄地站着，  
也沒有一隻寂寞的鳥兒在唱着歌，  
從荒林裏傳入他的虛空的耳鼓。

又有一個詩人歌詠四月說：

四月啊，四月啊，  
開你的女孩兒模樣的笑顏罷：  
過了一會兒，

再流你的女孩兒模樣的眼淚罷！

四月啊，最愛的啊，

傾聽着我罷，

最甜密的啊，假如我告訴了你，

一切我的希望和恐怖，

四月啊，四月啊，

開你的黃金的笑顏罷，

但是再過一回兒，

也請流你的黃金的眼淚罷！

這秋天，這四月，難道都不過是些幻想，此外就沒有什麼嗎？

讓我們設想一個月球裏的人，到了地球上，聽着留聲機器所唱的音樂。當他聽了心裏覺得愉悅時，他便想找出愉悅的根源。從他面前的事實考查起來，那不

過是一個木製的小箱，箱子上邊有一個圓形的轉盤，從那轉盤裏發出聲音，事實不過是這樣罷了。他當然不能從這種事實中尋出愉悅的根源，至於真的根源却是另一種東西，就是音樂的真理，這種真理既不是眼所能見的，也不是言辭所能說明的，只有他的心才能直接感知。這種真理，既不是刻在木版上，也不是含在轉盤裏，更不是現在聲調中。假如這位從月球裏來的人是一位詩人，那麼我們的理性可以推想到的，他一定要寫成一篇故事，講一個仙子，被上天譴逐，幽閉在那小箱的裏面，她唱着錦繡的歌詞，歌詠着在寂靜的仙境，從遠處風濤險惡的海洋的泡沫中開着門戶的那神仙的宮闕。這雖然是一種比喻，却是很真確的。從留聲機的構造的事實考查起來，不過使我們懂得幾條音學上的定律而已，但音樂却能引起我們的個性而與之伴奏。關於四月的事實我們所知道的，不過是時而晴暢，時而陰暗，變換無定而已；但是在四月的時光，那種光和陰的巧妙的和合，一切自

然界的細語和動靜却不單是使我們受一種感動罷了，而且還使我們感受統一的愉快，和我們聽音樂時所感得的一般。所以當詩人從四月的光景裏看出一個女孩兒的幻影時，便是一個極端的唯物論者也要同情於詩人了。但要是把遺傳的定律或一個幾何的問題描成一個女孩兒或玫瑰花的模樣，甚或描寫成一匹貓或一頭駱駝的模樣，那我們知道便是極端的唯物論者也不免要生氣了。因為凡是屬於智慧的抽象，是沒有那種神祕的魔力，是不能觸動我們的想像的琴絃的。這些科學都不是夢，只有小鳥的歌聲，只有雨過後映着太陽閃光的樹葉子，只有在蔚藍天空浮游的青雲那些才算是夢呢。所以我們的生活的最後的真理是這樣的：我們並不只是一個生物學家或幾何學家而已，『我們是夢之夢想者，我們是音樂的制作者。』做夢與奏樂都不是妄人的事業；這是一種創造的衝動，這種創造的樂歌不只是用了言辭與曲調作成的，而是用了各種的金，各種的石作

成的，是用了各種理想各種人物作成的。

#### 四

有一個朋友——是一個學者——曾經告訴我說，他因為時常練習邏輯，他的信仰的自然本能漸漸薄弱了。這理由是這樣的：信仰是我們的精神界的觀劇者，他從演奏的統一中尋求戲劇的意義，但是邏輯呢，却把我們騙進了後台去，在後台裏所有的就只是佈景和道具，所謂戲劇是全然沒有的，於是這位邏輯先生才點着頭，懶懶的說這是太殺風景了。在後台中，所討論的只是枝葉的斷片的問題，要是問他們劇曲的真意義，他們便瞪目相視，要不然便對你嘲笑着罷了；這是因為在後台中沒有那統一的祕密，統一的祕密是在別的地方。對於信仰可以用這話的回答：『統一是從那「一」出來的，在我們自己的裏邊的「一」開着大門歡迎那統一的到來。』詩歌與藝術的作用就是使我們記着後台中所有的都具

空幻的，而那塗着彩臉，戴着假面，打着手勢，在我們面前所排演的那戲劇都是真實的。幕下了，舞臺轉換了；但是那戲劇，那夢却仍是真實的，因為在夢中是有着那永遠的夢想者。

因此可知詩與藝術所養成的是人的虔誠的信仰，這種信仰使人與萬物化成一體，這種信仰的最後的真理就是人格的真理。這種信仰是一種宗教而能使人直接理解的，並不是一種供分析論辯的玄學學說。從我們的個人經驗中，我們知道什麼是我們的創造，從我們的本能中我們更知道我們周圍的創造究竟是什麼意思。

當濟慈 (Keats) 在他的 "Ode to a Grecian Urn" 你，靜默的形式，把我們從思想當中抓出來，和「永久」那樣的幹罷。

這樣說的時候，他心中感得一種說不盡的意思，這就是「一」的神祕，這「一」

的神秘超乎思想之外，而使我直接和無限接觸。這種神秘是詩人所應顯示所應表現的。在濟慈詩中，從痛苦和失望的自覺中，這種神秘也隱約顯現出來：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keep

A bower quiet for us, and a sleep

Full of sweet dreams and health and quiet breathing

Therefore, on every morrow, are we wreathing

A flowery band to bind us to the earth,

Spite of despondence; of the inhuman dearth

Of noble natures, of the gloomy days,

Of all the unhealthy and o'er-darkened ways



Made for our searching: yes, in spite of all,

Some shape of beauty moves away the pall

From our dark spirits.

在這詩裏指示着真理是在美的中間顯現出來的。因為要是美是一時的，是在事物的永久製作中的暫時的呈現，那麼美就會被事實所戰敗了。美不是幻象；美有着永久的真實意義。事實雖足使人沮喪，使人頹唐，但這不過是一時蔽目的煙霧，當美從煙霧中破裂而出顯現片刻的光明時，我們就看出平和是真理，而爭鬪不然，愛是真理而憎不然，真理只一個，而不相聯屬的萬彙決不是真理；我們看出創造是無限的完成的理想與此種理想的永久的連續中間之不斷的調和的過程；理想的正面與阻止理想到達的負面，在這兩者中間，既沒有絕對的區分，則我們自然也不必畏懼苦難與損失。這就是詩人的宗教了。

有些囿於死板的宗派的宗教觀念的人要以為這種宗教太含混不定了。這是無疑的；但這只因爲這種宗教並不會想捉住「無限」把他豢養起來，使成爲家常使用的東西，這種宗教的目的，是只求幫助我們的意識，使從物質主義中解放出來罷了。這種宗教是像早晨那樣的含混不定，可是也像早晨那樣的光明；這種宗教使我們的思想，感情行動都從暗黑中釋放出來，受享着白日的光明。在詩人的宗教中，我們是沒有什麼主義和誠條的，所有的只是我們的全生命傾向真理的那種態度，這種真理是常在創造中顯現出來，在美和愛的福音中顯現出來。

在武斷的宗教中，對於一切問題都確定地回答出來，而對於一切懷疑，又都擱置起來，置諸不聞不問。詩人的宗教却不然。詩人的宗教是流動的，和地球周圍的大氣一般，在那邊，光和影是在玩着他們的迷藏戲，而牧童模樣的風兒又在撫

弄着他所看顧的浮雲。詩人的宗教永不會把誰引導到任何種的固定的結論，可是無論何種事物都無不徧被其光輝，這是因為這種宗教並不會在他四周築起了牆壁。這種宗教自然也承認罪惡的事實；他公然承認這世界中『在人們坐着相對呻吟的地方』也有所謂『頹喪，狂熱與悵惘』；但是我們丟開了這些不管，我們都依然有着黃鶯之歌，而且『嫦娥娘娘偶然也高坐在她的月宮中』。

但凡是這個都不能用了確定的話來回答；只有用了音樂才能把我們從思想當中抓了出來。

雪萊 (Shelley) 的詩，在他的迷惘和懷疑，奮鬥和尋究的時期中，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宗教思想的成長。他雖然早年謝世，但是他對於他的信仰都已得到了實證了。這種信仰的最後的表現是在他的『智慧的美的頌歌』 (Hymn to Intellectual Beauty) 裏。這頌歌是當他的巡道終了時從他的衷心發出的。

在他的靈魂中早就有「神靈」的警影存在着，到這時他才站在神靈面前得到了面證了。他的所有的美的經驗早就把他「抓」出來，在他心中早就有了美的真理是什麼的一個問題。

這問題雖然不會被回答過，但却已有了一種意義了。美的創造是表示一種成就，就是愛的成就。我們會聽得有些詩人於悲痛失望之餘攻訐這種愛的成就；但這好比是一個病的孩子打他自己的母親：這是因為信仰病了，所以傷害真理，但從這痛苦與忿恨中真理却更易於證明了。所謂信仰是說，美就是那「一」對於別的「一」的自奉。

通俗的宗教儀式和表示虔誠的典禮，在詩人看來是和魔術的符咒一般：這只是人們的失望的企圖，並不是成功的作為。詩人知道我們所尋求的結局，自己也正在召喚我們，這種結局放出他自己的光，引導我們，以向他走去。照那位詩人

看來，真理的召喚是什麼呢？就是美的召喚。

## 六

人欲求實現這種真理，最好的機會是在於社會方面。社會是人的集合的創造，從這種創造中，我們社會性的生物（人）找尋出自己的真與美來。要是我們的社會是單表示功用的，那社會就像暗夜的星一樣的模糊不清了。社會要是不至於墮落，那必須從社會的和諧的運轉中表現出真理來，這真理便是人格。人在這廣大的社會生活中感知統一的神祕，也和他音樂中所感知的一般。用了這種統一的意識，人們才能理會他們的神的意識，所以一切宗教都是起源於部落所奉的神的。

凡是文化所要回答的一切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並不是他們所有的是什麼，和他們所有的是多少，却是他們所表現的是什麼，和他們如何表現出來。

在一個社會中，物質的生產與行銷，財貨的貯積與費用，可以變成直線的延長線，延長至於無窮點，可是直線的兩端却是永不能會合的。只有人生的精神的圖案却是曲線形的，所以能聯合造成有機的全體。所以生長並不只是「不全」的體積的增大罷了。生長是一個「全體」走向更充實的「全體」去的一種運動。凡是生活的東西在他生命的起頭便已是一個「全體」了。一個小孩子是一個完成的小孩子；要是把一個頭不全的成人當作了小孩子，那是多麼可怕啊。生活是總合的進展之過程，並不是從一個「不全」的東西上邊，逐增添些上去。我們的生產的活動，與財富的享用達到這種「全」的精神，是只有在他們和創造理想調和時。不然，他們永遠是一種殘缺不全的形體罷了；他們好比是一列火車，有了鐵路，却沒有停車站，因此便不免闖到兇惡的情慾裏去，不然，也不免因機器過度使用而突然破裂了。

人從創造中表現他的真理，又從那種表現中，完全獲得了他的真理。我們的社會是人的最好的表現，這種表現最後完成時，引導我們造成人性中間的神靈的實現。當這種表現曖昧不明時，我們對於無限的信仰是很薄弱的，我們的熱望也不能超在功利的觀念之外。我們對於無限的信仰是創造的；而我們的功利的欲望是構造的；前者是我們的家宅而後者是我們的辦公室。近代文化因需要過度膨脹的結果，竟至舍本逐末，把辦公室擴充得非常闊大，而家宅却只是辦公室的附庸罷了。功利的追求過度的結果使我們的社會變成我們印度人所說的那種「胥特賴」(Ghundra)。當戰爭時Kshatriya——高貴的武士——是爲他的高貴的理想而戰，這理想比勝利的本身都要偉大；但是手下的雇兵，就是「胥特賴」却只以功利爲其唯一的目的。「胥特賴」的意義是象徵一個人，他是一切都以實利爲歸宿，此外就沒有什麼了。這樣的人就是失掉了人性的完全的機器。這

樣的人只是行尸走肉而已，我們見了實也可憐，我們只好向上帝央求道：『把這些東西遮住罷，請慈悲的上帝，用美與生活的白幕，遮住這些東西罷！』

這個廣大的世界就是一個創造，是一個無限的表現，在這世界裏早晨向着初醒的人生唱歡樂的歌，黃昏後的星兒更向倦怠了的旅客歌頌生之勝利，歌頌死後的新生；這樣的大世界是正在召喚我們呢。這種召喚喚起人的中間的造物主，使他顯現出真理，顯現出伏在他心中的「無限」。這種召喚時常引着我們與神合作，保存我們的神靈的天性。我們的社會用了他的不同的音聲，使我們記着人的最後的真理並不是在於他的智慧，也不是在於他的佔有物；真理是在於他的心的悟徹；在於他的同情心的擴展，使超越一切階級，膚色的阻隔之外；是在於人承認這世界並不只是一所堆積勢力的棧房，却是一個有着永久的美的音樂，有着內部的神靈的光明的人類精神的歸宿處。



——胡愈之譯

這一篇是從一九二一年六月份的“Century”，雜誌中譯出和單行本“Creative Unity”，中所載詳略不同。大概“Century”，中所刊的是太戈爾的初稿，到了後來刊單行本，又增加數節進去，而且字句也都有改動。我當時翻譯，因未找到單行本，所以從“Century”，中翻譯，而且我自己也覺得譯的不甚精密。現在叢刊本急待付印，已不及再改。如有人能再依照“Creative Unity”的原文重譯一遍，使在中國的讀者得窺此文的全豹，則是我所希望的。

愈之又記一九二四，六，二四

## 西方的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in the West)

人類歷史是依照牠所遭遇的困難形成的。這種種困難給了我們許多問題，并且要求我們去解決牠們；若使我們不能解決，那麼所受的刑罰，不是死亡，就是墮落。

這種種困難在地球上各民族間各有不同，我們的差別就在於我們戰勝困難的方法。

亞洲古史中塞斯安族要和天然富源的缺少奮鬥。他們想得到的最容易的解決方法就是把全部人民男女兒童分作許多隊的劫賊，凡從事社會合作的建設事業的人都抵抗不住他們。

但就人類而論，最容易的方法并不是最真實的方法。若是人性并不這樣複

雜，並且和一隊飢狼一樣地簡單，那麼到了現在，那成羣結隊的劫賊便要蹂躪全球了，人類遇了困難的時候，要承認他是人，他對於人性的高等能力要負種種責任，怠忽了這種種責任。他或者也會得到暫時的成功，但是這種成功恐怕要變作他的死阱了，這是因為下等動物認為障礙的事就是人類高等生活的機會。

印度自有史以來也有她的問題——人種問題，本國內人種學上不同的許多種族，彼此都有很密切的接觸。這種事實會是——現在仍是——印度史上——一種重要的事實。我們的使命是大膽地去當牠，並且依最真實的方法去對付牠，以證明我們的人性。我們沒有完成這使命以前，所有別的利益都是享不到的。

世界上還有別種民族要戰勝他們環境中的障礙和強鄰的威嚇。他們繼續組織他們的能力，不特要等到他們能夠免受天然和鄰居的暴虐，並且要等到他們手中有餘力，可用以反對別人。但印度所遭遇的困難是內部的，我們的歷史

是繼續的社會調整的歷史，不是組織能力以備攻守的歷史。

大同主義的無色彩的空泛和國家崇拜的兇惡的自我崇拜都不是人類歷史的鵠的，印度一方面想從社會上矯正差別，他方面想從精神上承認統一，去成就她的事業，她從前把各族間的界線分得太嚴，並且在她的分類中保留了賤劣的結果，實在已經鑄了大錯；她常常因為要使兒童適應她的社會狀況的緣故，壞了他們的心靈，限制了他們的生活；但這幾世紀以來也曾有過新試驗，實行了種種新調節。

她的使命好像一位女主人要預備適當的房屋去容納習慣和需要各各不同的許多客人。這樣一來，許多頂複雜的事情通通發生，要想解決牠們，不但要靠靈敏的手腕，並且要靠同情心和人類和合的真實的實現。自從優波尼莎士（Upanishads 印度最古的哲學書）初期直到現在，許多精神偉大的教師都為

了這種實現，大活動而特活動。他們一種的目的是要藉我們對於上帝的意識的充溢把人類一切的差別完全取消。實實在在地說，我們的歷史不是國家興亡和政治上優勝劣敗的歷史。我們都瞧不起今日種種的紀載，並且想把牠們忘掉。因為牠們決不能夠代表本國人民真正的歷史。我們的歷史是我們社會生活和精神的理想的實現的歷史。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的事業還沒有完成。世界上的洪水已經泛溢到我們國體來，種種新原素也一一到了本國，我們要去好好地調節一下。

我們格外覺得這種事實。因為西方的文明和先例完全和我們認為印度應該建設的事業相反。西方商業上和政治上的國家的機器產生了一羣一羣備受壓迫的人，他們各有用途，各有高昂的市價；但是他們都被了鐵箍縛住，用科學的注意和準確註了名字，分隔起來。原來上帝造人是要他仁愛的；但這近世產物有

這樣神奇齊整的做工竟然爲難了造物主不能夠認識牠的一種精神物和本他聖像造出來的創造物。

但是我不過逆料罷了。我所要說的是：無論你怎樣看她，印度最少有五千年的歷史，勉遇和平的生活，思深慮遠，沒有政治，不是國家，她唯一的野心在認知這世界爲靈魂世界，時時刻刻在和善的崇拜精神裏生活，在我們和這精神崇拜有一種永久和個人的關係的感覺裏生活。西方國家就是突現在這態度溫良智識陳舊的遠方人類面前。

印度對於她古史中所有的一切戰爭陰謀和詐欺，向來是袖手旁觀，因爲她的家庭，她的田園，她的寺廟，她的學堂，她的鄉村自治——凡此種種都實實在在地附屬於他。但是她的王位和她沒有關係。牠們好像天上的浮雲，忽然幻作紫色，忽然變作黑色，是她所不經意的。

但到了這個時候，情形又有不同了。這不是她生活表面上一種純粹的漂流物——馬隊和步兵，裝飾華麗的象，白色的帳幕和華蓋，一隊一隊負荷王家財寶的駱駝，鑼鼓隊和笛隊，清真寺裏頭的大理石墳墓，王宮和墳墓的漂流物，這不是叛逆和忠順，運命的變更，或運命的活現的驚嚇的故事。這個時候是西方國家把牠機器裏頭的觸絲深深地釘入我們土地裏。

所以我對你們說：惟獨我們可以充作證人，去證明我們的國家對於人類到底怎樣。我們已經曉得成羣結隊的莫格黑爾人和阿富汗人曾侵入印度，但我們認他們做人類，各有他們的宗教和習俗，嗜好和厭惡——我們從不認他們做國家。我們應了時勢的要求，親愛他們或嫌惡他們。操他們的方言或我們的方言和他們說話，並且引導了我們可以在裏頭積極參與的帝國的運命。但這時候，我們所要對付的不是人類，是國家——我們自身本來不是一個國家。

現在請根據我們的經驗解答下面的問題：這國家是什麼？

一個國家，解作一種民族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一的時候，就是全部人民爲了機械的目的而組織時所取的那種態度。這種社會沒有外來的目的，牠自身就是一種目的。牠就是社交動物的人類的自然的自我表現。牠就是人類關係間一種自然的矯正，使人類得彼此共同發展生活上的理想。牠是爲自衛起見。牠也有政治的方面，但這是爲特種目的的。牠僅屬於權力方面，不屬於人類理想的方面。並且古的時候，牠在社會上有牠的分離的地位，這地位僅僅限於專門家。但當得了科學的幫助而組織又臻完善的時候，這權方便開始伸張，並且帶來了許多財富，不久牠就很神速地越過牠的境界。因爲在那個時候，牠把貪得物質幸福的念頭，相互妒忌的心理，和恐怕別國變爲強盛的感情，去刺激牠的鄰國。最後到了一個現期，牠再也不能停止。因爲競爭越激烈，組織越神速，自私自利的心也佔了優



勢，把人們的貪心和恐懼當作商品，去做買賣，牠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也就日廣，並且最後變為社會的統治力。

你們受了習俗的支配，也許不覺得社會上生活關係已經破裂並且都把地位讓給機械的組織了。但是你到處都可以看出牠的痕跡。就是爲了這個緣故，男女間彼此宣戰，因爲自然的線前此把他們牢牢地繫住，現在已經漸漸折斷了；因爲人們都趨於職業主義，爲自己和別人的緣故。產生財富，爲自己和一般官員的緣故。轉動權力的輪，任憑婦女去凋謝，去枯死，或去獨立作戰。所以通力合作最爲自然的地方竟被競爭侵入了。男女們對於他們相互間關係的心理正在變化，並且變作古代戰爭分子的心理，不是人類想藉協和一致去完成人性的心理。因爲已經失了真實的生存關係的分子便也失了生存的意義。譬如氣體的纖維鑽進一處極狹窄的空間，牠們彼此互相衝突，一直等到牠們的組織爆裂，纔肯停止。

次再觀察那般自號無政府主義的人們。這般人不願有任何一種權力加在他們身上。他們惟一的理由是因爲權力已經變爲太抽象了——牠是國家政治試驗室裏頭把個人的人性分解後製出來的一種科學的產物。

又經濟界裏頭的罷工，好像荒地上多刺的灌木，割去以後，重新發生，到底有什麼意義？難道不是因爲生產財富的機器不停絕地膨脹擴張，和社會上別的需要失了比例，而人類全部的真實越被牠的重量壓碎了嗎？這樣情勢免不得要使喪失了人類理想的完全和完美的民族彼此間發生了永久戰爭，於是乎勞資間也發生了永久不停的經濟戰爭。因爲貪利和貪權的心是沒有止境的，而自利心的調和決不能夠得到和解的最後精神。他們一定要繼續產生妒忌和懷疑到最後一個時期——這個時期要藉某種突起的禍患或精神上的再生纔會實現。

當這種政治和商業的組織——牠的別名就是國家——犧牲了高等社會

生活的協和而極強盛時，牠實在是人類不幸的日子，當父親變爲賭徒，不甚注意他對於他的家庭所負的種種責任的時候，他實在不是人，是受貪心支配的一種自動機。那個時候他會做出他心裏狀態平常時所不肯做的事。社會也是這樣，當牠任人把牠變作完善的權力機關時，那麼牠所不能犯的罪惡也就很少了。這是因爲成功是機械的目的，而良善是人類的目的。當這機關開始漲大而凡是機械師的人都作爲各部機器時，個人忽然幻滅，隨便什麼事物都變做一種政策上的改革，由機器裏頭人的部分去實行，再沒有憐憫和道德的責任的感覺了。也許人類的道德性會藉這種機關表示出來，但全部的繩索和滑車喊叫起來，人心的力在人的自動機裏頭大起糾紛，道德的目的只是很困難地把自身變作某種很不完滿的結果。

這種抽象物——國家——正在統治印度。我們在國內常見到某種罐頭食

































































































